

江苏汇文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政府定点印刷单位

全新海德堡速霸四色印刷机

竭诚为您策划、设计、印刷:

彩色样册、产品包装、彩箱、广告宣传单、手拎袋、挂历、商标、不干胶、彩色名片、请柬、信笺、信封、会计用表、办公纸品、电脑票据、无纺布袋等各种印刷品。

营业部:兴化市英武中路278号
(英武大桥北200米)

电话:0523-83316828 83204969
手机:18252636999 13775758989 (梅)

生产部:昭阳私营经济城三区
(庞家路西侧)

电话:0523-83265696
Q Q:139204969 (一线) 133316828 (二线) 138616399 (三线)

厂家直印
速度快捷

序与跋

□庞余亮

琥珀的裂纹与暗响……

——序宗崇茂散文集《裂纹与暗响》

在这个蓝色的星球上,我们灰暗的青春是如此短暂,仿佛从来就没有经历过。

这是我和崇茂共同的宿命,也是所有中国人的宿命。在更远的地方,还有更为肥硕的中年,甚至衰败的晚年,在幸灾乐祸地等着转身。

——转身吗?

从高原回到平原的崇茂,雪盲的疼痛依旧,流浪的饥饿依旧。“不甘”的崇茂把笔探向嘈杂的城市,探向更为寂寞的乡村。在他的文字中,少了疼痛的叙述,却多了命运的体谅,而这“体谅”——正是文学的意义所在。比如那篇含泪微笑的《余烬》,那么饱满而结实。这余烬中有无限可能,而文学的奇妙其实就在于她的无限可能。仅仅此篇,崇茂就可以在文学的“夜航船”中好好伸一伸委屈多时的腿了。

“我似乎更敏感于作为万善万恶之首的‘人’。在惯常的‘视而不见’中,我看见人与命运的存在。即使状物写景,往往也难以例外。而我看见的这些人,其底色多半又是低暗甚或悲凉的。从其中,我仿佛也看到了自身。”

底色,低暗,悲凉……敏感的崇茂用文字抵御着这片般般的不作任何停留的世界。那个老人哪里是在掰开手中干瘪的苹果,分明是在替我们掰开生活缄默的嘴唇。那个嚎啕大哭于深夜的男子,是不是疲惫不堪的我们自己?那个性情耿莽濒临死亡的汉子,他的不幸与血性令人感喟。那个在敬老院絮叨往事的王奶奶,像环绕我们一生的长河。还有那个大雾笼罩的白日,那些随手拍下的故园,那些睡在一起的少年,为了御寒而相扣一起的棉袄,还有窗外老师犹如打更般的叮咛:

“……三百斤大米,三百块钱啊。”

三百斤颗粒晶莹的大米是母亲的泪水,三百块皱皱巴巴的纸币是父亲脚后跟上用力撕下的老皮……

——怀着恩情的崇茂,揣着孝心的崇茂,比任何文学大佬更有写作的自律。

在如此自律的写作中,那座渐渐老去的宗格庄,就成了崇茂的文学王国。安静的,空洞的,又是不能舍弃的宗格庄。为了活下去而自剥自吃癞蛤蟆的沉默的老父亲,为了抢在儿子面前过新桥而气喘吁吁的老母亲,还有众多在生活中挣扎和奋进的亲友,都是崇茂的“裂纹”,也都是他的“暗响”。

“天地万物,人心倒映。或荒或茂,多取于命。因为曾被打动,所以更加珍爱。这是一个感觉日趋僵硬、人心变得麻木的年代。人间的喜悦与疾苦,已很少能在人们的眼神中投下更多更持久的明暗变化。关爱的欲望,甚至言说的兴趣,都在日渐死去。而写作与文字,让我和所爱的一切,一起活着,醒着。”

多好!一起活着,醒着,在泥泞的时代中。

醒着就得赶路。苏北老家的土壤很是特别,是洪水过后留下的土壤,应该属于淤积土。由于长期的浸泡,土壤里面黏土矿物或腐殖质就比较多,这样的土壤容易胶结。胶结的泥土刀片般锐利,敏感的崇茂,他的脚板心肯定有很多道被割破的伤口,而他总是不说出,不说出那些“裂纹”一样的伤口,那些“暗响”一般的伤口。

因为沉默,那些渗出的血珠渐渐凝成了崇茂的琥珀。而这本书中的故事,都是崇茂这块琥珀的裂纹与暗响。

裂纹滚烫,暗响惊心。我们的时代,就这么,顺流而下……

民国19年(公元1930年)农历八月十七日,窝藏在建湖县马家荡内以马玉仁为首的一伙土匪,对千年古镇沙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血腥抢劫,成为一起震惊苏北的重大事件。

马家荡位于盐城市建湖县境内,距兴化沙沟镇约40华里,荡中河湖港汊纵横交错,芦苇成片一望无际,素有天然迷宫之称。这伙土匪的头子叫马玉仁,是一位集大盐枭、旧军阀、大土匪、抗日英雄于一身的传奇人物。

马玉仁(1875—1940)原名日能,字伯良。今建湖县高作乡陆沟村马家墩人。青年时期以贩私盐为生,后投靠扬州徐宝山(徐老虎)加入“洪帮”发迹,于1917年就任第一混成旅旅长兼淮扬镇守使。1925年冬,“五省联军总司令”孙传芳下令“解除马玉仁一切职务,部队解除武装,各回原籍务农”。马玉仁见大势已去,人心背向,只得下野,他带领余部落草为寇。

马玉仁对沙沟实施抢劫的主要原因是他和沙沟镇望门族“赵大房”掌门人赵雨生的恩怨。赵雨生,名赵雪,字雨生,时任国民江苏省议员,沙沟市董。他虽为土豪乡绅,但一生为乡民做了不少好事,曾以自己的字号命名创办了一所“雨生小学”,民间有“赵善人”之誉。马玉仁担任淮扬镇守使驻守9年期间,治军无方,所部纪律松弛,横行霸道,犯有敲诈勒索,草菅人命,贩毒嫖娼等种种恶行,擢发难数,民愤很大。身为江苏省议员的赵雨生,曾多次揭发检举马玉仁,并要求上司将马玉仁革职,对此马玉仁早有所闻,怀恨在心。

1930年农历八月十七日,马玉仁率三千土匪分乘几十条船由北向南悄悄抵达沙沟北荡。土匪越过木河档,兵分四路上岸,蜂涌直扑镇中,霎时间,镇子的大街小巷全是奔跑叫嚣的土匪。赵雨生创办的“大刀会”奋起反抗,但贴着护身符扎着黄绑腿的大刀手,怎敌得过土匪枪弹的射击,大刀手霎时死亡十多个。有个年仅17岁的青年刀会手被土匪捉住,在都天庙前的石板路上头朝底脚朝上被活活摔死。一小股土匪钻进居民丁自成的纸扎店堂里,他的大儿子丁兆熙由于没有及时躲避,当场被土匪一枪打死,后又有一名大刀手被打死在他家屋门口。土匪们挨家挨户地抢,只要是吃的、穿的、用的,不管什么都抢。看到女人手上的手饰、耳坠、项链,不问三七二十一,一掳就走。最惨的是镇上的几百家大小商店损失惨重,元记杂货店是沙沟镇上规模最大的老字号,每天顾客盈门生意红火,批发生意做到建湖、阜宁一带,店堂里仓库内的商品被土匪哄抢一空。土匪抢到“富成”南货店,把凌海秋老板娘的手饰全部抹光,后又把她吊起来,硬逼她交出金帐钩。位于镇南的当典是古镇唯一的大当典,土匪砸开围墙冲进去,把金银饰品、玉器古玩、字画条屏、皮袄绸衣等值钱的东西一抢而空,致使后来当典破产关闭。土匪眼睛抢红了,不但劫商铺连普通小户人家也不放过,位于后大街的居民顾长庚,是个做熟食的个体户,家中做麻团备用的原料也被抢劫一空,连香炉灯台等铜器也不放过。

抢劫持续到下午,马匪将抢劫的财物整整装了二十多条船,仅红木家具,就装了五六船。这次劫难打死镇民20多人,不但抢掠大量财物还拐走了几十名年轻姑娘,这些姑娘被马玉仁分配给手下头目,有的白天就在都天庙内放爆竹“完婚”,有的则被拖进船舱里强行“圆房”。临行前,马玉仁还把赵雨生当做人质,最终,赵雨生在送往沙沟的途中惨遭杀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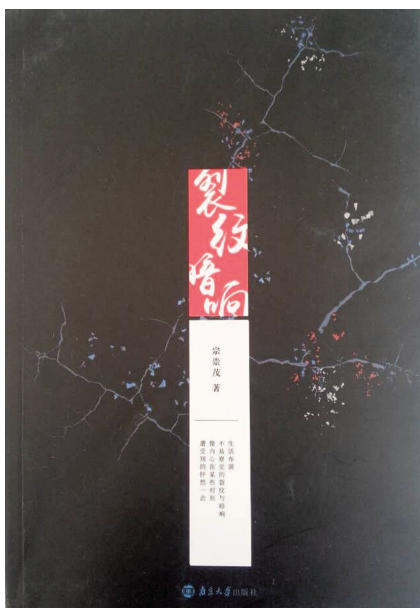
古镇沙沟被马玉仁土匪抢劫后,大小商店像地震过一样,一片狼藉,遍地都是残缺的商品物件。大街小巷传来一阵阵哭声。拥有多股东的沙沟最大的“元记”杂货店被抢劫一空,无力恢复营业,掌管人孙世卿只好无奈张贴告示从此歇业。当典倒闭,商业萧条,哀声阵阵,人心惶惶,整个镇子失去了往日的繁荣,街市上一片死气沉沉。

至今,沙沟镇上一些年岁大的老人对80多年前那场劫难仍心有余悸。

征文

马匪劫沙沟

□颜国强



我还没有从崇茂《我曾高高地爱过你》这本书中缓过神来,又读到了他的散文集《裂纹暗响》。

崇茂,一位文学道路上的苦行僧。

他的坐骑,仅仅是一块被岁月和血汗染得暗红的“棕毯”,在别人庙宇的红墙外,独自供养着自己倔强的内心。

——这样的供养,犹如燃指为烛。

在《我曾高高地爱过你》里,崇茂带着他的青春在高原上一起流浪,一起跋涉,那么冰凉,那么粗砺,读完之后,有“雪盲”的震撼。

而到了这本《裂纹暗响》中,崇茂的青春气息不见了。高原的“冰凉”和“粗砺”,被命运置换成了“泥泞”和“不堪”。



书桌散墨

□黄建林

《离珠集》寻访记

研究清代文化不得不关注文字狱,大诗人龚自珍以“避席畏闻文字狱,著书都为稻粮谋”概括了文字狱对清代文化生态的摧残。爱新觉罗氏大兴文字狱是为了排除异己之见,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最终目的。此举禁锢了知识分子的士心,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场巨大灾难。清代兴化历史上李麟《虬峰文集》、王仲儒《西斋集》两起文字狱是我近年来关注较多的话题,文字狱案犯死后数十年被掘尸地下、挫骨扬灰,他们的著作皆被统治者毁之一炬,现存禁毁书皆为帝国文化暴政下的幸运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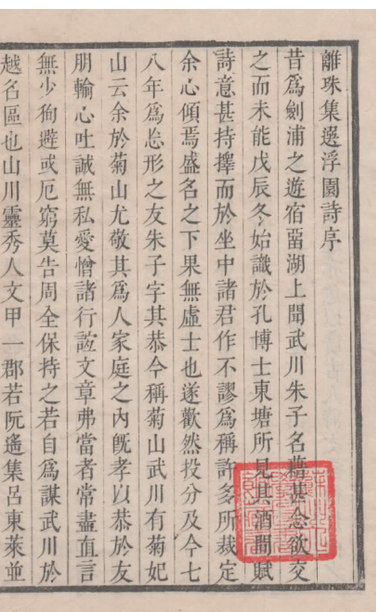
《离珠集》是王仲儒编选的一部清初诗人的诗歌总集,现存选岳端、博尔都、索芬、朱襄、张潮、释元乘、释广莲、朱慎等八人约348首诗歌,分藏于南京图书馆和苏州大学图书馆。关注《离珠集》源于我对《虬峰文集》的阅读,《虬峰文集》卷四《哭王三表叔西斋》一诗自注有言:“《离珠集》选予诗,有‘与壶庵、大村鼎立而三’之评”。通过这条信息我知道王仲儒曾编选过《离珠集》,且录选了李麟的诗歌。循着这条线索再去阅读《西斋集》,发现洪嘉植为该集所作序有“西斋方裁量近代之诗,以为《离珠》一集,复古之功志不在小”之句,更确证了《离珠集》的存在。

网络时代使得“地球村”的概念逐渐被大众所接受,这是一个知识获取极其便捷的时代。通过网络我搜索到了王卓华先生发表于《河南师范大学学报》2006年第4期的文章《稀见本清初诗歌总集·离珠集》及其文献价值》,下载阅读后得知南京图书馆所藏《离珠集》题

作《离珠集选红兰集等七种》七卷,共收岳端、博尔都、索芬、朱襄、张潮、释元乘、释广莲七人诗210首。这是一则十分让人兴奋的消息,天壤间依然得见被列入禁毁书的《离珠集》,不禁感叹天能容物,惜乎一直忙于工作不能及时前往借阅。

我是苏州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一名普通馆员,近年来的工作重点是“全国古籍普查平台”的著录,这是一件单调而辛苦的事情。2013年上半年的一天,我在古籍书库百无聊赖地翻着目录表,厚厚的一沓卡片告诉我这项工作似乎永无止境,此时一张卡片信息映入我的眼帘,上面这样著录着:“浮园诗集,朱慎撰,清刻本。”当时我丝毫没有预测到这部书会和王仲儒有关,出于好奇心便取阅此书。这是一册薄薄的古籍,封面是普通的硬纸张,上面没有任何文字。当我翻开第一页时,眼前的黄卷上赫然写着“离珠集选浮园诗序”,如此奇异的事情甚至影响了我当晚的睡眠。花了两天时间我把这部诗稿认真地读了一遍,苏州大学图书馆所藏的《离珠集》残本是南京图书馆所没有的,这使得《离珠集》明确的选人数目增加了一位。被选之人名叫朱慎,浙江武义人,其父曾任江都知县,朱慎“重气节,爱交游”,随父任上得以结识以王仲儒为代表的扬州文人,成为当时扬州文化圈中不可或缺的流寓文人。

《离珠集选浮园诗集》的发现有着系列的意义,表面上看仅仅是《离珠集》确切选人数目增加了一位;从图书



馆学意义上讲,历来版本著录、古籍普查皆未能发现此《浮园诗集》为《离珠集》之选本,这样相关的目录卡片信息便可修正得更详细以供读者查询。从深层文学意义上讲,选本之选家皆有一定的文学理论评判标准,人选之人、人选之诗当皆为选家眼中的精品,这从王仲儒《离珠集选浮园诗序》中“菊山说诗与余合”之句便可看出。王仲儒是清初以推尊唐诗为特征的“昭阳诗派”的核心人物之一,历来皆从他的诗歌作品中研究他的诗学观念,分藏于两地的《离珠集》中相关序跋、评论为我们研究王仲儒诗学观提供了另一个角度和佐证。

